

我不知道孩子的最后一句话说的
是什么，
我愿意相信，他喊了一声：妈妈。



十月的孩子

L'enfant d'octob

菲利普·贝松 / 著

Philippe Besson

余中先 / 译

5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'enfant d'octobre



十月的孩子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/ 著 余中先 / 译
Philippe Besso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2007-3975

Philippe Besson
L'ENFANT D'OCTOBRE

据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 2006 年版译出
Copyright 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 2006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月的孩子/(法)贝松著;余中先译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. 8

ISBN 978-7-02-006245-4

I. 十… II. ①贝…②余… III. 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6312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

责任编辑:温哲仙

装帧设计:颜 禾

十月的孩子

Shi Yue De Hai Zi

[法]菲利普·贝松 著

余中先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8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375 插页 2

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978-7-02-006245-4

定价 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录

L'enfant d'octobre

003 ... 十月的孩子

161 ... 译后记

这一罪行是无法探测的。往往就在你认为能找到它的地方，你就看不到它了，当你接近它时，它就消失了。离得很近时，它就只剩下了天真无辜的畸形。在这一罪行中，你可以一直进入到恶的最内层。

——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《解放报》

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天早上，在报纸的头版上，人们看到了一个孩子的脸，男孩大约四岁，褐色的卷发，目光中透着一丝淘气，圆圆的脸上带着微笑。不可或缺的，那微笑。照片上方的标题不容人有丝毫的怀疑：“一桩卑鄙的罪行”，“恐怖”，“悲剧”，此类的词语，含义沉重的词语，宣告了一种苦难。而这一鲜明的对比，孩子的可爱与词语的严酷之间令人无法接受的差距，很是引人注目。

是的，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天早上，法兰西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，看到了一具被缚住了手脚的尸体漂在孚日地区一片冰冷的河水中，凶手显然干得干净利落，沉着冷静，从表面来看，没有丝毫的暴力痕迹。随即，孩子的名字印刻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中：格雷高里。

它将长留在人们的这一记忆中。

很长时间内，没有一个母亲敢把自己的儿子叫做格雷高里。好几年里，这名字一下子就成了众人的忌讳，因为它带着恐惧，因为人们必须躲避它所包含的厄运，因为它沉重得令人承受不起，一种如此的身份。母亲们，她们应该想到，她们的孩子会遭到威胁，遭到诅咒。她们为孩子起了别的名字。

那张脸也同样在纠缠她们。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



小男孩的脸，兴许就是她们自己的孩子的脸。就仿佛所有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都长着同样的脸。这一非常脆弱的美，这一可怕的无忧无虑。

她们得知，那里有一条河，叫沃洛涅河，位于一座充满敌意的山脚下，秋天，河面上撒落了枯叶，沿河是一片黑乎乎的树林，林中飘荡着一层低沉的雾气。有人在那里扔了一个孩子。如此说，河里江里都是可以扔孩子的。

它开始于那里，在这个风刀霜剑的地方，冻石开裂、树枝挂雾的地方。它开始于一个迷雾重重、峭壁夹杂的山谷，那里有一些村庄，一些村镇，兴许还有一些城市，成年累月地孵养着一种厌倦。它开始于一些纺织工厂中，工厂的身影在一排排红砖的工人住宅后勾勒出来。而农舍，它们，则是用灰色的石头建的。一个个教堂全都一模一样，彼此呼应。这里还曾有过一些工人宿舍，几乎全都关着门，活像是一片墓地。在格朗日、多塞尔和雷庞日之间，一个十来公里的三角形地带中，种种生活戏剧很容易彼此挂上钩。

它开始于这个无边无际的棺材般森林的边缘，当秋末季节来临时，当干草的黄色和树叶的深红交杂在一起时，当大自然决定要跟莫奈的一幅绘画相似时，当河水变得像是一条溪流时，森林会变得很美丽。而



一旦太阳落山，阴影带来一个小天使毫无生气的躯体时，森林又会显得那么威胁重重，那么令人不安。

实际上，它要早早地开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的那一天之前，早于孩子的尸体被发现在水流中。到底在什么时候？十年之前，一九七五年一月，当两个年轻人在欧石楠中学互相认识之时。她十四岁，他十六岁。她很怯弱，一头黑发，核桃色的眼睛，这使她的目光显得有些怪。她偶尔也很开心、妖艳、优雅，但是那小伙子有些影响她，当她冲他微笑时，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肃穆的神情。而他，个儿虽不高，却凭借着体育锻炼，已经很壮实了，而且，他还具有那种令人坦然的权威，一种令人心安的成熟，一种使人极想分享的雄心壮志。很显然，是他主动走向了她。一般总是男孩先走向女孩的。无论如何，迈出第一步总是很符合他的脾性。她更腼腆些，更保守些。也更年轻些。相差两岁，这可不是小差距，尤其在他们那个年龄。

他一开始对她说了什么？说他名叫皮埃尔，他是贝尔泰家六个孩子中的一个。她知道，当然啦。她听说过他，他的家庭。她打听过，了解一点点。其余都是道听途说的。

贝尔泰这一家，确实是很滑稽的一家。



首先，父母亲，阿尔贝和莫妮克：他羸弱，有肺结核，成天吭吭地咳嗽，她健壮，五大三粗，一副眼镜横在严峻的脸上，从不受骗上当的模样。大家伙全都知道，她才是这一家真正掌柜的。

皮埃尔的确是她的儿子，暴躁，固执，专断，说一不二，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还爱记恨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宽宏大量，因为那是弱者的性格特征。后来，心理学专家说，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，无论待己待人都很严厉，而且一意孤行。这是观察角度的问题。

他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，外加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。这一位大哥，大家都叫他杂种。他就是雅基，老大。莫妮克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他是谁的儿子。阿尔贝认了他。并且匆匆生养了别的孩子，以便让人不再相信他只是通过第三者、通过另一个人的错误才当上父亲的。

贝尔泰也逃不脱当地人的宿命，在当地，人们习惯于在大家族内部安排订婚，组织联姻，张罗婚事，人们往往不好好盘算一下就繁衍后代。这种种的杂乱有时候不免导致乱伦，生造出复杂的亲属关系，到最后，人们竟然迷失在这蜿蜒曲折的、迷宫般的姻亲关系中了。



瓦莱丽，这一点并不特别让她惊讶，这奇特的联姻关系，这怪异的本地网络。她在偏僻的角落中成长，她不了解别的东西，她甚至都不需要去习惯。从一开始起，从她来到这世界之前起，这一切就在那里了。在她之后，这一切还将留在那里，毫无疑问。在当地，惟一不卷入这关系中的人，是那些外乡人。而外乡人，他们是不怎么招人待见的。

其实，自家人之间也不怎么互相喜欢，你得承认这一点。恶意中伤，含沙射影，阴谋诡计，水火不容，实在是家常便饭，司空见惯。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骂街，捕风捉影地争风吃醋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但是，人们至少还是颇有分寸地生活在一起。家丑总不能随便外扬吧。

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，她诞生了，取名瓦莱丽·布莱兹。她刚六岁时就失去了父亲。就这样，她成了一个孤儿，一个受到了伤残的人。有不少的兄弟姐妹，四个，但是，这一超额只能使家中的裂痕更深，让男子汉的缺失更明显。她母亲不得不去工厂干活，好让她最终分离失散的幼崽们生存下去，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好小伙子，但是婚姻失败了：要代替逝去者是不那么容易的，一粘上死人，你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了，没完没了。



据人们所说，瓦莱丽的童年是平静的。在学校里成绩很好，没有不端行为，没有离家出逃，没有反叛举动，只有一种默默的悲哀，一丝秘密的忧伤。人们可以久久地生活在悲哀中。只要能自我克制。

十六岁时，她决定辍学，她受够了套在她身上的枷锁，她母亲也没有表示反对。在大批人员奔赴工业调整之战场的这一地区，十六岁就离开学校进工厂并希望始终如此的人并非少数。瓦莱丽步其母亲的后尘。

而她也任由他走近她，那位皮埃尔。她注意到他很壮实，还有，他常常瞧着她。这小伙子老瞧着她并没有让她不自在。她对一个女同学说了这件事，还偷偷地微笑着，悄悄地，却又足以让他注意到她的小伎俩。她微笑，于是另一位明白了，这是一种邀请。他站到了她面前，他自报了名字，这是故事的开头。



没错，是他走向了我。但是他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种自信。相反，他很腼腆，几乎有些笨手笨脚。我还记得他颤抖的双手，他往麻木的手上哈气，想让它们暖和暖和，他的头缩在肩膀中，两腿轮流着不停地乱动，不，他一点都不自信，他局促不安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：那些说他生性倨傲的人，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。

而我，这立马就让我喜欢，这副小霸王样，还有这种笨拙样。我对我自己说，男孩子嘛，他们就该是这样：足够的强壮，可以来保护女孩，又相当的脆弱，可以让她们来爱。他并没有太多变化，实际上。然而，我们依然没能避免不幸。但是他一直都像那时候，像我们青少年时代那样，有一些粗鲁，又有一些温柔。

我马上猜想到他将是可以依靠的。人们常常指责我的自信，但你又有什么办法，有些事情是明摆着的，你若是想要违背它，那是毫无用处的。

皮埃尔和我，我们那时还不算老，肯定没错。但是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当我回想起这一切时，我们这一切似乎干得太快了。



他们彼此相爱了。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当然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彼此相爱。毫不吐露。毫不炫耀。毫不添枝加叶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人们看到他们在一起，但他们没有手拉着手。他们并不严守感情的秘密，但他们对此也不大肆标榜卖弄。他们不投身于公开的忏悔，也不大肆宣扬，他们毕竟有些难为情。然而，当他们单独相处，避开众目睽睽时，他们知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爱对方的，他们学着拥抱，交换爱的誓言，说出危险的词语，充满了爱意的句子。

这一爱情，此后将常常受到质疑。人们将怀疑它的真诚。或者，怀疑它经受考验的力量。然而，它将永不怯懦。所有接近瓦莱丽和皮埃尔的人，最终都承认了他们彼此关系的气势，他们的忠贞不渝。只有那些艳羡者、嫉妒者或者无知者才会讥讽。那些人只能是打错了算盘。二十年之后，依然还是这一爱情把瓦莱丽和皮埃尔·贝尔泰联系在一起。另加一具尸体。

早熟的情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能从对方身上得到的东西：安全，一种粗糙的温柔，从中脱身的欲望。他们彼此信誓旦旦，毫不怀疑。悄悄地。没有割腕流血，没有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，有的却是山里人的那



种常理常情。那些誓言，他们将信守到底。他们将遵守他们这两个成长得太快的孩子的诺言。

看起来，她将没有别的男人。而他，也没有别的女人。他们就是这样：忠贞不二，从不提出问题。他们相信那些事情，严酷而又简单的事实：当你发现鞋子就穿在自己脚上时，你就不用跑到别处去了。

他们将为他们所不懂得的爱而悔改吗？他们将永远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。

瓦莱丽有时候是不是会想，那么早就离开童年的温馨巢穴，投入到第一个相爱者的怀抱，跟他结合在一起度过此后的岁月，对了，这样做，究竟是不是以一种奴役替代了另一种奴役？

他们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完婚。瓦莱丽十八岁半，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她想要这样的婚礼，她想要这个男人。而他，他为这个将成为他妻子的人自豪，一匹有价值的小马，同时也是一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。他们在教堂中许下了承诺，结合为夫妻。无论是在顺境，还是逆境。

在婚庆典礼上，他家的来宾席稀稀朗朗。在几番不愉快的口角、咄咄逼人的意见、不甚得体的讽刺、还有彼此间的中伤之后，傲慢的新郎下了决心要如此。他的坏脾气导致了两败俱伤。这个性子暴躁的年轻



人，在这一场合中还算是保留了一些善心，把冒犯了他的那些人，还有严词劝阻他娶这姑娘的那些人赶出了婚礼，他们对这沉默寡言的、愁眉苦脸的姑娘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，既然她从来都不怎么开口。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人了。不过没关系。重要的是，瓦莱丽成了他的妻子。



我母亲本来希望我再等一等。她觉得我还太年轻，十八岁，就要结婚。最好还是慢慢来，这样就会确信不受骗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光着急是没有用的。但是我向她解释说我是不会改主意的，我说我找到了渴望跟他过一辈子的男人。我的目光太直，有一种她所不熟悉的自信，这给她的印象很深，我想。她最终只得承认，她为我感到高兴，她抱紧了我，她把不幸婚姻的种种形象从她的记忆中驱走。

我跟她一起选了我的婚纱。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婚纱，毫不做作。我不想让别人着迷，只要自己感到漂亮就行。为了他。为了皮埃尔。

我还记得，当我迈上教堂的台阶时，天气冷得能冻傻鸭子。我想到了我的父亲，我本来想让他陪我一直走到祭坛前，但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。我颤抖了一阵，然后就过去了：皮埃尔在那里，他微笑着。

他的身边没有什么人。他跟他的兄弟、表兄弟们都吵了架，他家的成员也没有得到邀请。直率地说，他们的缺席并没有让我难堪。

大家谈到了一次偷偷摸摸的婚姻，它没有尊崇山里人的传统。而我，我回答说，在这样的一天里，你的身边最好只有那些你完全放心的人。

人们本想保留所有的形象，人们说那是一个独一无

